

拯救乳房

修订本

Save The Breast

灾难是一把双刃剑，
可以把一个人从精神上杀死，
也可以把他锻造得更加坚强！

梁淑敏



拯救乳房

修订本

毕淑敏著

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拯救乳房 / 毕淑敏著. -- 2版（修订本）. -- 北京：
金城出版社，2016.8
ISBN 978-7-5155-1374-4

I. ①拯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7374号

拯救乳房（修订本）

作 者 毕淑敏
责任编辑 胡 敏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2
字 数 359千字
版 次 2016年11月第2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374-4
定 价 30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：100102
发 行 部 （010）84254364
编 辑 部 （010）64210080
总 编 室 （010）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（010）64970501

自序

《拯救乳房》的再版，让我费了一点斟酌。归根到底，是为这个书名。

因了“拯救乳房”，我已经遭受了自写作以来最大的误解和折腾。当初我完成定稿交给出版社时，自拟的书名是“癌症小组”或者是“心理小组”，二选一。出版社提出要改书名，理由是“癌症小组”这个书名，会令读者避之唯恐不远，因为人们普遍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感，排斥感。而“心理小组”这个名字呢，太学术化了，没准读者还以为是一本心理学的专著呢。出版社研究后提出的书名是“拯救乳房”。可能料到了我会比较抗拒这个改变，他们组成了一个班子，前来说服我。

我当然很想坚持自己对作品的命名，这就像父母给自己的孩子起了名字，现在却被人家要求连名带姓一起改变。这其中的凄楚无奈，你可以想象。但作者和出版社相比，是弱势群体。对方握有作品生杀予夺之权，且人多势众。

当不过，如果仅仅是位卑，并不足让我以退缩。我虽为女子，幼年当兵扼守边陲，也有铁骨在身，死都不曾怕过。但我所以写作这本以乳腺癌患者的康复和与死亡相搏过程的小说，初衷是为了治病救人，是为了关注这个女性第一高发癌症，给女子生命带来的威胁，给女子心理带来的重创。我希望能在这部小说中，表达我对他们的悲悯与祝福（之所以没有用女字旁的“她”，是因为也有男子患乳腺癌）。和这个任重道远的目标相比，一本小说的名字虽然要紧，但我的主旨更为重要。

我是医生出身。我知道中国文化中有对女子某些器官的忌讳，觉得这些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秽物。但对一个医生来说，众生平等，所有的器官都应该珍惜。你不能说眼睛重要结肠就不重要，耳朵重要肾脏就不重要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如果我们可以说拯救大脑，我们也可以说拯救乳房。器官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更不要说当这个器官罹患恶疾有可能危及生命的时候，拯救整体就是第一等命题了。

但我依然明白这个书名潜藏的危险。三思之后，我同意了出版社的建议，我告诉他们这在我是一个妥协。我不是妥协于金钱或是威权，不是妥协于世俗或是人情。我妥协于我坚定地相信这本书是有价值的，它对无数罹患此症的人们和他们的家人，是值得一读的。和这一最终目的相比，我将受到的质疑和打击，我能够从容领受。

果然……

我至今不愿以恶意揣测出版社的初衷，一如我始终相信人是值得信赖的。那家出版社的领导曾当面感谢我，说我从来没有在一片攻伐声音中，指责过他们，让他们的日子比较好过。

后来，当这份出版合同届满之后，我离开了那家出版社，在新的出版机构里，我将书名恢复为“心理小组”，再次出版。

不料这一次的更名，引起了很多乳腺癌患者的忧伤。他们说，在我这本小说出版之前，他们甚至没有胆量在别人面前，报出自己的病名。觉得“乳腺”两个字是有狎意的，是想诱惑他人的，是不洁的等等。由于世间对我这部小说的攻伐，例如有人说这是一本诲淫诲盗黄色之书，有人说这是不择手段以求惊世骇俗等等，反倒无数次地提及“乳房”这个词，当这个词在舌尖滚动了千百次之后，众人脱了敏，从此此病不再不可告人。在我做了顶“雷”的先驱之后，他们始能大声地说出自己的疾病名称，能够在患癌症之后注重心理健康，明白了人性的幽暗繁复，开始争取简单温暖的光明。

患者们请求我不要改书名，甚至说要组织多少乳腺癌患者的签名来声援我。

谢谢他们。这一次再版此书，我又启用了“拯救乳房”的书名，就是对他们的回应和尊重。估计又要有人说我“媚俗”了，可能还有更尖刻的言辞和攻讦在前方拐角处等着我。我虽不能将这些一一料想周全，但已做好了准备，安然承接。

为了我的初衷，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该隐忍什么。我愿尽微薄之力来帮助他人，以我的笔，传达力所能及的温情。一时的宠辱兴衰，和我的理想相比，不足道。

唯一想提示读者的是，本书和《心理小组》，虽稍有修改，本质上是同一本书，不要买重了。

毕淑敏

2012年2月20日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第一章 与狗有关的自杀 / 001
- 第二章 叫醒魔鬼 / 003
- 第三章 永远过不去的事 / 012
- 第四章 一道老虎菜 / 017
- 第五章 绿色的羊羔皮纸 / 027
- 第六章 这个小组姓癌 / 033
- 第七章 按下你的指纹 / 044
- 第八章 夜半铃声 / 052
- 第九章 墓地游戏 / 062
- 第十章 天堂里的政委 / 069
- 第十一章 苦涩的青苹果 / 079
- 第十二章 乳房在哭泣 / 090
- 第十三章 白云之舞 / 103
- 第十四章 我得了乳腺癌 / 115
- 第十五章 心中的蟒蛇 / 124
- 第十六章 种子蛰伏 / 128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第十七章 台阶向上 / 137
- 第十八章 熟悉的陌生人 / 154
- 第十九章 向北再向西 / 170
- 第二十章 婚礼，还是军礼 / 192
- 第二十一章 谁设下的陷阱 / 203
- 第二十二章 爱也需要证明 / 208
- 第二十三章 从黑夜到黎明 / 227
- 第二十四章 想象死亡 / 237
- 第二十五章 子非鱼 / 252
- 第二十六章 泪洒春草 / 266
- 第二十七章 记忆之门 / 278
- 第二十八章 爱情如雪花 / 287
- 第二十九章 裸体秀 / 295
- 第三十章 水晶厅的表决 / 311
- 第三十一章 花纹下面是金属 / 324
- 第三十二章 死亡盛典 / 328

第一章 ◇ 与狗有关的自杀

他越来越喜欢“自杀”这两个字了。

它们端庄宁静，充满魅力。无声旋转着的猩红引力，犹如巨大的橡皮，会把他所面临的匪夷所思的困境，涂抹干净。当他想到自己死后人们对死因的种种揣测时，冷峻的嘴角浮出了微笑。

没有人会猜出他的真实死因。他事业有成，历史清白；英俊有为，为人谦和；家有豪宅，出入汽车；也许唯一的缺憾是他还没有成家。壮年男子的这种状况，很容易让人和暧昧的习惯相连。但他在私生活方面无可挑剔，没有情人，也不是同性恋。他规规矩矩地谈过恋爱，性格不合而分手，所以至今单身。

一如他严谨的工作作风，对自杀也做了周密的研究。他在网上查了有关自杀的资料，据说女性多用服毒，男性多采自缢。这两种死法他都觉得有缺陷，关键是留下了全尸。

关于自杀的时间，香港一位硕士的论文以此为题，探讨在星期几自杀的人最多。他兴趣盎然地看下去，决定把终结自我的时刻，选在硕士认为最少发生自杀的日子。不料看完全文，才知道没法以自己的死和硕士开个小小玩笑了。资料表明，女性在周末自杀的人最多，但男性无此规律，分布平均。

他决定采取自爆的形式，地点选在一家狗肉馆。他喜欢狗，原本预计将来退休后，养一大群藏獒和一只京巴，不想来不及了。没有亲自养过狗，喜爱就

更一往情深。他决定用自己的生命，为狗们做一件事情。让这家狗肉馆，因为有人曾在这里成功自杀，生意一蹶不振。

当他把一切计划安排妥帖以后，心情就稳定下来。经过狗肉馆的时候，他不由自主地对悬挂着的狗肉们说，别急，我就要来解放你们了。我的秘密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第二章 ◇ 叫醒魔鬼

某日，京城某报在最不显眼的版面上登出广告：

我知道你得了乳腺癌，我知道你手术后很孤独。我想把得了这种病的人聚在一起，成立一个心理小组，结伴前行。如果你想参加，请拨打程远青博士电话：××××××××询问详情。

程远青在自己家里，像在机场的候机楼里走来走去，路过穿衣镜的时候，对着里面那个面容清秀但不修边幅的形体，莞尔一笑。她本是穿着考究重视仪表的女人，知道提臀收腹，把一副略显衰败的中年妇女骨架，打造得挺拔紧凑。知道用极细颗粒的粉底，把面部填抹得依旧霜白。为了和病人膏肓的组员们打成一片，她毁掉精致，趋向朴素简约。

隽永生物公司资助小组，并把职员褚强配给程远青当助手，可惜没有办公室和专人值班。面向社会招募癌症组员，一应杂事必得程远青亲办，广告刊出的是程远青家中的电话号码。

程远青警觉如猎犬，睡觉的时候，仰面朝上，以利两只耳朵都能接收到声波。卫生间没有电话机，每次方便过后，她都先提着裤子跳出小门，仔细听听有无振铃，再按下水箱阀门，生怕冲水声淹没了一个报名者的希望。

电话响了。她急切地抓起话筒。

“我在报上看到你的帖子了，你究竟安的啥心啊？”

程远青察觉到对方的不解，很镇定地说：“好心。”

“你有这病吗？”对方问。

“没有。”程远青如实作答。

“没得过这病，瞎掺和啥？想闹个啥外国学位，要不就是想得奖。诺贝尔什么的？”对方还挺渊博。

“我已经有外国学位了。凭这个得不了奖。不管是诺贝尔还是其他尔，全不够格。”

对方又追问道：“卖票吗？”

程远青不明白：“什么票？”

对方说：“加入你那个组织，不要票啊？”

程远青答：“不要票。”

对方穷追不舍：“要不要钱呢？”

程远青说：“也不要钱。”

对方大好奇，纳闷地问：“一不卖票，二不收钱，那你图的是什么？”

这下真把程远青给难住了。说这是为了癌症病人的福祉，生命的终极关怀之类？想来她也不信。思忖一番，只得说：“我得到一笔慈善捐款，专门用于癌症病人的康复，为他们排忧解难。”

话说到这会儿，对方一个大喘气，总算明白了，埋怨道：“早说就跟庙里施粥似的，我就不和你啰嗦了！”

程远青忍气吞声道：“您是要报名参加这个小组吗？”

对方嘿嘿一乐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我可没得这种要命又说不出口的病。打个电话，凑个乐子。”说罢挂上电话。

程远青呆坐半天，缓不过气来。设想了一百种开张的方式，没想到竟是这样。

陪着先生到国外读书，程远青含辛茹苦，放弃专业，抚育幼女，打工助学。丈夫埋头读书之后，回家能吃到真正的手擀面和茴香馅的饺子。丈夫戴上博士帽的那天，正式宣布和她分居。程远青呆若木鸡，记得当时正在厨房里倒番茄酱，好像并没有听到玻璃瓶子落地的声响，遍地已是猩红泥泞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失声道。

“以前，电脑显像管是球面的，后来是柱面的，又发展到了平面……”丈夫回答。程远青茫然，想不出这两者的关联。“请你通俗点，别用专业术语。”程远青打断他的话，在失魂落魄中竭力保持着最后的尊严。

“我本不想说，但你一定要我说，就不要嫌我刻薄。你内存太小，硬件太差，CPU太慢。简言之，是个过时的球面管，而新的液晶显示屏更大更清晰也更赏心悦目。”丈夫说。

这一次，程远青还是不明白，但她确知事情已无可挽回。

西谚有话——一个丈夫消失的缺口，十个朋友才能填起。程远青此时悲哀地发现，这些年来，自己不但荒疏了学业，而且冷落了朋友。那缺口就孤零零地龇牙咧嘴，日夜飕飕冒出冷光。

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，不需要解释，也没有哀求。干脆一步到位，和丈夫平和地离婚了。旁人以为是沉着，其实不过是绝望。丈夫要到硅谷任职，说把女儿带上，以后让孩子有一个好前程。程远青淡然说，你把女儿留下，这样容易和新人相处。丈夫先前一直绷出的强硬突然柔和了，说，给我个补偿的机会。程远青说，那你掏一份读博士的学费吧。先生说，这你放心，为了女儿，我会这样做的。程远青说，不是女儿的学费；是我的学费。我年纪大了，一边打工一边读书，恐怕拿不下来。

丈夫有些意外，但还是很快回答，行。不过要分期付款。

程远青选择了心理学，这门年轻而深奥的学问如同碘酒，消毒了她的伤口，让她没有因此坏疽而崩溃。一个柔弱的东方女子，要在西方国度里钻研心理学，其中的艰辛，常人难以想象。程远青坚持下来，披荆斩棘，导师和同学们都称赞她有毅力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那是为了探究自己命运的悲剧和洞察他人思维的轨迹。

学问真是个好东西，心理学深入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，在那里摧枯拉朽点石成金。它使程远青在痛苦中脱胎换骨，锻造一新。羞辱被宽容平复，仇恨被岁月漂白。她学会了觉察自己内在的涟漪，以博爱和晴朗的心，观察世界穿透风云。孩子上了大学，有了自己的志向和圈子，程远青决定回国。她虽然已成为独当一面的临床心理学家，但面对异国人催眠后的喃喃低语，总有隔着冰箱保鲜纸的疏离。你可以看清肌肉的纹理，甚至可以触摸到起伏的骨渣，但它们

以一种冰冷的滑腻，拒绝和你的指纹丝丝入扣。那是另类文化浸泡出的橄榄，其中五味，无论她怎样体察，都略逊一筹。她决定回国，把自己辛辛苦苦学来的知识，报效生养她的地方。这不但是—种地域的忠诚，更是文化基因的指令。

回国后，暂住在父母遗下的一小套单元房里。何去何从，看看再说。研究所邀她任职，大学请她担纲教授……她谢绝了那些声名显赫的单位，很想做—桩开创性的事情。

思忖之中，母校校庆。校园被怀旧的故人塞满每一个角落，连大操场边上旧厕所的一堆废砖，都不断有人凭吊。—般中学的校庆会像贫农，母校不然，是个富农，不单茶点丰富，中午还有一顿价格不菲的自助餐。从星级饭店请来的厨师把餐台布置在篮球场上，高高的白帽几乎触到篮板。冷拼热炒，袅袅香气把篮筐的破线头吹得像章鱼触须，四下飘扬。来者无论老少，都吃得双唇油亮，面红如蟹。

叙旧再久，必有一散。程远青因被几位老同学缠住，请她为各自的感情和子女问题支招，待走出校门，已是暮色四合。分手之后，程远青正待打车回家，—辆黑色奔驰无声地停在了她的身旁。电动玻璃窗摇下，—个很明亮的男声说：“请问，是程远青博士吗？”

程远青下意识地回答：“我是。”答完之后，又有些后悔。回国不久，几乎不认识什么人。眼下场面，有点像国外的惊险片，认定了是你，便有一番打—斗。

那人把车子停稳，走出来，面带微笑。他身材高大，挺拔瘦削，西服笔挺，脸部轮廓像非洲人三斧劈出的木雕，不精致，但有一种独特的精气神。

“程博士，别那么紧张。我叫吕克闸。算起来，不好意思，还是您的学长。”

程远青笑了。—些杰出校友的名字和头衔，今天在会场上被大喇叭屡屡提及，程远青也忝列其中。吕克闸这个名字，出现频率最高，据说校庆所有开销都由他支付。其实他当年转学过来，只读了—个学期，成绩还差。如今是隼永生物公司总裁，身价不菲。

程远青说：“那要谢谢你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谢什么？”

程远青说：“谢你的饭啊。”

吕克闸露出烤过瓷的白牙说：“要谢这个，应该是校长，不该是您。如果您要谢我，就要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我能请你坐一坐吗？”

程远青出国时日已久，对国内人事心态，乐得能有第一手了解，就说：“好啊。到哪里？”

吕克闸说：“离这里不远，有一间酒吧。请上车吧。”

酒吧以航海为主题，假装无意地随处摆放着缆绳和舵盘一类的装饰品，连挂衣帽的钩子，都用抹了特质胶的水手结替代，空气中弥漫着海风的咸腥冷峻，想来也是特选了海洋气息的空气清新剂。吕克闸熟门熟路，落座于一架罗盘钟下的独木舟旁。舟长丈余，虽是现代能工巧匠的复制品，一眼看去还是古拙苍凉。舟板的木纹断裂处布满蛀孔，舟帮之上，略加打磨，铺着一块厚厚的玻璃砖，透过晶莹的玻璃，可以看到舟底森然的疙瘩纹如老迈之眼。

程远青为自己点了水，纯净冷冽的水。吕克闸点了烈酒。吕克闸说：“程博士，在酒吧里点水，是对这里的不敬了。”

程远青说：“所有的酒都是水变成的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就像我们不管现在是什么人，以前都是天真无邪的中学生。”

程远青转了话题：“吕总裁常来这里吗？”

烈酒入口，吕克闸说：“我喜欢酒吧。尤其喜欢一个人待在酒吧里。在这里没人认识我。没人不停地对我说酒是个坏东西。”

程远青扣住：“看来经常有人对你说酒的坏话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是啊。我老婆。我父亲是得肝癌去世的，他是一个老酒鬼。烧他的时候，整个火葬场都闻到了酒味。程博士，罢了，初次见面，不说这种伤感的话了。知道你在国外读了心理学，很想和你合作。”

程远青说：“你是个企业家，我们怎么能合作呢？心理学某些分支和企业有关，可惜我不曾专修这些科目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我是研究生物化学的，在我眼里，人既是细胞的堆积，支离破碎的，又是完整的大一统。程博士从国外回来，一定想干成一番事业。我愿意无偿资助你，事你挑，钱我出。只有一个条件，要和癌症有关。我母亲也是被癌症带走的。想孝敬他们的时候，我没有钱。有了钱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不需要了。可天下还有无数的癌症，需人救治。”

程远青说：“所以你要报效社会，满足自己的心愿。”

吕克闸说：“拔那么高，我担待不起。我是商人，在商言商。比如操办今天的校庆，很多人以为是个义举，其实不过是为了多认识朋友。没有聚会，我就无缘和您再见面。当年，您比我低两级，成绩特优，全校瞩目，我哪能请您小坐？我很早就喜欢心理学。”

程远青说：“国外很多企业家都有自己的心理医生。”此话一出，略觉不妥，好像在推销自己。

幸好吕克闸说：“我可不敢请心理医生。商人，连胃都填满了秘密，更不用说心。程博士，我倒要考考你，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酒吧？”

程远青如实答道：“不知道。心理学家没那么神。”

吕克闸是属于那种越喝脸色越惨白的人，伸出白蜡一般的手指说：“我喜欢海。你看那个调酒师在干什么？”

迷蒙的灯光下，调酒师站在船长操作室模样的吧台后面，双手将碧蓝的基酒和一些辅料倒进调酒壶，加进锐利的冰块……酒壶高昂翻飞摇晃，冰与冰的破碎之声在酒吧浮动。摇匀了的酒滤出，再用一片柠檬挂杯。那杯酒就像一尾活泼的金枪鱼，蹦到了程远青面前。

吕克闸说：“这种酒的名字叫——风暴，我为您点的。杯中风暴，儿戏而已。癌症是真正的海，人类至今顶礼膜拜的海。”

程远青用“风暴”和吕克闸碰了杯，在这一瞬决定和吕克闸合作。

程远青决定成立乳腺癌康复期病人的心理小组。

乳腺癌是女性杀手，并对第二性征构成毁灭性的破坏。除死亡威胁以外，病人尚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困境，尤需救助。

“面向社会招募，是不是有风险？你知道会来什么样的人？”吕克闸得知程远青的计划后，不放心。

“不知道会来什么样的人，就更富有挑战性。”程远青答。

“造药是我长项，组织小组你是内行。提个建议，登大广告，先声夺人。”吕克闸说。

“只需一个小小的广告。”程远青微笑着，用小指一划，如同在空中绘了一片透明柳叶。

“给我省钱，是不是？程博士，你也太瞧不起人了。我可以把整张版面买下来送给你。”吕克闸喜欢程远青划小指的这个动作，觉得属于知识化的风情万种。

“你以为癌症小组是什么？CDMA手机？减肥药？我就是要在报纸最不起眼的地方登一条眉毛宽的消息，只有那些最孤独最寂寞的人才能看到它。”程远青说。

“先要搞清这是什么人的眉毛？长寿眉还是蛾眉？宽度可有天壤之别啊！”吕克闸回应玩笑。

程远青浑然不觉道：“准确地说，就是一乘四厘米的面积……”

“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就找我，这个手机号码，日夜都开着。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。”

可惜马上要进行谈判，吕克闸只得结束对话。他喜欢和这位留过洋的女博士聊天，有类乎薄荷般提神醒脑的效能。

电话响了。程远青一把接起来，半天没有人声，只是窸窣揉纸的动静。

“你哭了？”程远青亲切地询问。

对方的哽咽得到了稍许控制，稀疏了一些，回答：“我想报名。”

“欢迎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程远青知道这是一位认真的报名者。

“我叫什么名字，这重要吗？一点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得了乳腺癌，做了手术，在家养病。我害怕极了，孤独极了……这样没日没夜地熬下去，人会疯……”

程远青说：“感谢你信任我。但能否成为正式组员，要经过甄选。”

那一端惊讶迷惑地说：“甄……甄……什么选？”

程远青解释道：“甄别的甄，选择的选。不是所有报名的人，都能成为组员。在这之前，要面谈一次。”

“病得快死了，哪来这么多条条框框啊？”

程远青说：“这是对大家负责任。”

对方不相信地重复着：“谁对谁负责任啊？本来得病就够烦的了，这不是让人更挠心吗！求您了，干吗为难一个都摸着阎王爷凉鼻尖的人啊？”